

戏剧的最终评判者——从上戏《钦差大臣》看观众欣赏在戏剧中的地位

陆怡

上海戏剧学院 2009 版《钦差大臣》评论

—

编者按：作者陆怡为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为朱栋霖教授。

2004 年 6 月 12 日晚，苏州大学本部存菊堂内掌声雷动，青春版《牡丹亭》的大陆首演在此上演，而在这之前，组织者对于观众的反应存在着种种担心，白先勇先生曾经坦言道，对于大陆的这场首演他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就昆曲而言，最好的演员在苏州，而最好的观众却在台湾。他们无法预料现代的大学生是否还会耐下心思，看完 9 个小时的全本《牡丹亭》，然而观众对于演出的反响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下子使得在洋文化中长大的大学生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出现了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局面。同学们都被这古老的中国文化所折服，都沉浸在了昆曲这个古老剧种给我们所带来的美的享受之中，曼妙的舞姿，婀娜的身段，婉转的水磨调，优美的唱词，以及雅致的服装，舞美，无不使同学们忘却了俗世，融入到那被美所包围的高雅殿堂，剧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缠绵的爱情更是直接抒写出了同学们对于脱俗爱情的向往，这在无形中冲决了表演与观众间的心灵壁垒，使得他们之

间大有心心相惜之感，也许他们听不懂昆曲，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于昆曲美的感知。继首演成功之后，青春版《牡丹亭》在白先勇先生这位“昆曲义工”的带领下，踏遍了中国各大高校，还远渡重洋，去了美国、欧洲，甚至到了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地——希腊，而每到一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掀起了一股股“牡丹亭”热，一个中国古老的剧种在当下、在国外又重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又一次在世人的心中留下了惊鸿一瞥的情影。朱栋霖先生在2006年6月的《文学评论》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青春版《牡丹亭》现象”，认为“这是一出中国文化的盛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胜利。”

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是白先勇先生的努力推介，汤显祖的剧本，俞玖林、沈丰英两位年轻演员的出色表演，张继青、汪世瑜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倾力传授，以及舞美等通力合作的结果。其实，每一部戏剧的成功与剧本、演员的表演以及观众的欣赏都是分不开的。剧本是沟通演员表演与观众欣赏的桥梁，是剧作家对于现实、人生等诸多兴奋点的文字表现，一个好的剧本不但能给演员留下许多演绎的空间，同时它的主题必定是深刻与永恒的，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阐释的东西，这就是经典剧作的魅力，唯有经过时间的淘洗仍然能不断焕发出光彩的作品我们才能冠之以经典，汤显祖的《牡丹亭》如此，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亦如此。

有了好的剧本还远远不能成就一部好的戏剧，至多只具备了成为一部好戏剧的潜能而已，而这种潜能的激发就得靠演员的表演了。可以说，演员对于角色的拿捏是否准确直接关乎剧本的演绎是否到位，好的剧本只有配合好的演绎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具体来讲，演员动作的幅度、语速的快慢以及透过台词所表现出的情绪等等都在演员表演的范畴里面，一个好的演员既要忠实于原作剧本，也要在角色中加入自己的体悟。而在此次陈明正导演的《钦差大臣》中，我认为，就演员表演而言是可圈可点的。就拿焦晃饰演的赫列斯塔科夫来说，很多评论认为他饰演的假钦差可笑但并不可恶，缺乏批判的力度，其实，果戈理原本就没有把批判的中心集中在这个假钦差身上，他在剧本的人物性格中这样描述赫列斯塔科夫：“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越能表现出单纯和直爽，就越能演好这个角色。”单纯、直爽，这两个关键词很好地勾勒出了赫氏的大致轮廓，而焦晃在表演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这一点，比如他一出场，央求仆人奥西普去叫老板开饭时说话的语气、将仆人推搡着出门的动作，以及后来难吃的饭菜上来以后，他边抱怨边饥不择食的可笑举动，都使得观众只会笑而不会恨，甚至于他后来假装钦差，索取贿赂时，我们所感叹的也只是当时官场的不正之风，所憎恶的只是那一个个如小丑般的阿谀奉承之辈。可以说，作为“老戏骨”的焦晃

在角色诠释方面确实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使观众的情感偏向通过他的表演不自觉的就倒向了赫列斯塔科夫，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黑暗的沙俄官场。好的剧本留给了演员诸多阐释的空间，而好的演员就能将这些空间阐释的恰如其分，这就是戏剧表演的最高境界。

然而，仅有好的剧本，好的演员表演仍然不能算是一部成功的戏剧，戏剧是为观众而存在的，如果失去了观众这个因素，戏剧的存在只能是苍白无力的文本字符或是演员的孤芳自赏，如果失去了观众的参与，戏剧也就失去了活的灵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昆曲逐渐式微的境遇，一批有远见的学者教授们坚持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观众，坚持将这种美丽古老的艺术带进大学课堂，让当代的大学生切身体会昆曲的魅力，因为他们知道，唯有如此，昆曲才会老树开新花，才会代代不息，绵延不绝。所以说，无论是东方的写意戏曲，还是西方的写实话剧，观众欣赏都是戏剧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经过观众那双最挑剔的眼睛删选过的、被一代代观众认可了的才是真正的经典。

话剧表演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有别于电影电视以及文学作品的地方在于话剧是直面观众的，它特别重视与观众的互动，这是剧作家、导演与演员，甚至舞台美术家、音乐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可以说，一部话剧的成功与否，最终决定权在观众，如果观众与演员的表演之间达到了心意相通的境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演员的表演调动起观众强烈的参与热情，使观众不知不觉地成为“毫无经验的演员”来参与表演，那么我们应该就可以界定这部话剧成功了。

《钦差大臣》作为果戈理的一部著名讽刺喜剧，其实他本身剧本的台词中就充满着有待观众填补的“空白”，这种演员表演与观众填补“空白”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互动与参与。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钦差大臣》中的一段经典对白，我认为这是整部话剧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其间对白环环相扣，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不同的心灵轨迹在不断地误会中碰撞直到达成某种共识，在那些对话、旁白、独白中充满着潜台词，而这些潜台词的挖掘就需要由观众来完成，否则戏剧就会显得有些支离破碎，这种潜台词的补充也就形成了推动戏剧继续的一种内在动力，就如同小说中的叙事动力一样。这段对白发生在市长去小旅馆会见假钦差赫列斯塔科夫之时，市长首先开口说“您好”，此时他双手下垂，表现得极为谦恭，因为他内心极

其害怕这位微服出巡的“钦差大臣”，害怕“钦差大臣”已经对他所干下的种种丑行了如指掌，而赫氏回了句“您好”，并且鞠了一个躬，此时赫氏嘴上虽说着您好，心里却在揣测着市长的来意，他担心着市长会因为他不付旅馆钱而将他投入监狱。市长接着说“请原谅。”作为观众，我们当然知道市长要“钦差大臣”原谅的是自己的照顾不周，然而这句话对赫氏听来却是相当奇怪的，他会想：堂堂一个市长，怎么会无缘无故对我说请原谅呢，并且我还没有付旅馆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心中肯定充满着疑问。接着，市长自报家门，并且说“照管来往客商和所有正派的人不受任何委屈是我的责任……”而赫氏的回答一开始似乎有些牛头不对马嘴，说道：“这有什么办法？……不是我的错……真的,我是要付钱的……乡下会给我寄钱来的。”显然，赫氏此时的心里仍然纠缠在自己无法付清钱的问题上，而具体到演员的表演，这种内心意识的外在表现就是说话有些断断续续并且有些口吃，但是，随即赫氏似乎就有点明白市长的话了，开始抱怨起旅馆的种种不是，并且变得理直气壮，声音洪亮起来。面对抱怨，市长的内心是相当恐慌的，他在想，钦差大人对我们这地方这么不满意，那可怎么办好啊，并且出于本能地开始为自己小心的辩护，“对不起，说实话，这不怪我，我这儿市场上卖的都是上等牛肉。这是霍尔莫戈斯克的商人送来的，这儿

都是些头脑清醒、行为端正的人。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弄来的这样的肉。如果您有所不满的话……请允许我斗胆奉劝您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然而面对市长的好意，赫氏却产生了错位的理解，说道：“不，我不要，我知道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是什么意思，就是去坐牢。您有什么权利？您怎么敢……而我……我是在彼得堡做官的。我，我，我……”两个人都执意于自己的理解，因此产生了误解，而对于这个误解，最明白的无疑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赫氏的一句“我是在彼得堡做官的。”更是让市长对于假钦差的身份确认无疑。市长以旁白的形式说出了内心的担忧，他认为“钦差大臣”已经了解了一切，正在生他的气，而此后赫氏的话更是让这位已经噤若寒蝉的市长的内心平添了许多恐惧，赫氏说道：“即便您把全部人马带来，我也不去！我要直接去见部长！您算什么？您算什么？”说着用手去敲桌子，试问，对于已经先入为主的市长而言，面对如此场景，怎会不胆战心惊呢？于是，这位市长大人开始求饶，而赫氏心中仍然念念不忘的就是不要去坐牢，并且语气变得越来越强硬，这使得市长越发相信自己做过的丑事已经被“钦差大人”了解清楚，于是不打自招，赫氏的第一反应便是“那怎么啦？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此时，赫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停顿了一会，这显然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可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跟我讲

您的那死对头和那个士官的遗孀……士官的老婆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我，您是不敢打的。这您还差得远……您休想！瞧您这样的人！……我会付钱的，我会付的，可是我现在没有。我所以住在这里，就是因为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可见，赫氏的思维始终没有离开没钱付帐这个中心，两人对白的错位仍然继续着。而此时市长的心中明显把赫氏没钱付账的言辞当成了掩饰其真实目的的幌子，他在不断地琢磨着假钦差的内心所想，并且开始试探性地打出官场上惯用的王牌——钱，市长说道：“要是您果真需要钱或别的什么东西，我随时准备为您效劳。帮助过往旅客是我的责任。”终于，市长与赫氏之间结束了拉锯式的互相揣测，找到了一个心灵的契合点，至此，事情便开始峰回路转，赫氏还清了欠款，而市长更是心花怒放，因为他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官场哲学，终于搞定了“钦差大臣”。其实，这样的分析就是观众在观看表演时的一种思维状态，这种行为应该是无意识的，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着，这种沟通对于一部成功的话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好的戏剧总会将观众引入预先设定的氛围中去完成这种“填补”的过程。

一部伟大的戏剧绝不仅仅在于台词的精彩，更在于思想的深刻，它能引发观众思考。记得曾有一位著名的演员谈到表演的境界时说过，表演的最佳效果不是观众的哈哈大笑，而是观众屏住呼

吸，剧场一片沉静的状态。这种沉静说明观众已经融入戏剧之中，并且产生了深刻的思考。这次陈明正导演的《钦差大臣》就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当得知赫列斯塔科夫是假钦差以后，市长有一段很长的独白，他细数了自己的“光辉”历程，自嘲着自己在“钦差大臣”事件上的愚蠢，他想象着大家知道真相后的反应，“不管你是什么官，什么头衔，大家都会咧着嘴、拍着手笑你。”伟大的剧作家似乎总是能预见观众的反应，就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一般，始终控制着观众，当听到市长自嘲式的言语时，观众的确都会咧着嘴、拍着手笑。而之后市长抛出的一句话却如同惊雷一般使欢笑着的观众瞬间遁入沉静，他说道：“你们笑什么？这是笑你们自己！……唉，你么这些人啊！……”其实，这句台词原本所针对的应该是话剧中嘲笑市长的那些人，然而由于剧作家给观众事先设定的“圈套”，使得观众已经将自己融入话剧所营造的氛围之中，便会不由自主地及己，将自己设定为这句话的受体，从而开始思考这句话的内在意蕴，这不能不说是剧作家的高明之处，果戈理使二百年后的观众再一次地领略了他的思想光芒。

此外，导演在构思舞台表演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观众欣赏的问题，试图打破演员表演与观众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打破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界限，使观众成为表演的一部分，使舞台延伸到观众

席中，从而最终达到沟通人物与观众心灵的目的。在《钦差大臣》的表演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尝试，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表演局限在舞台上。比如说得知“钦差大臣”驾临，警察通知市民时的表演就是如此，他们从幕后出场，一路走到观众席下；又比如在表演警察处置告状的两个商人时就直接把舞台搬到了观众席中，这样的表演无疑已经将台下的观众化身为了剧中那个城市的市民，这种新颖的表演形式不但能引起观众的兴趣，更能激起观众的参与意识。从现场的反应来看，导演的这种尝试是相当成功的。

三

东方的写意戏曲与西方的写实话剧虽然在表演形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共同的是它们都非常注重观众的欣赏，这是戏剧的共性。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充分注意到了观众在戏剧表演中的重要性，他是从观众欣赏的角度出发来定义悲剧的：

“借激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净化”。所以说，观众作为戏剧的最终评判者这一判断不可否认，这不但有源可循，而且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厦门大学图书馆